

高洪勋 著

西游 前记

【昙无竭取经】

昆仑出版社

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也。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后不知所终。

——[南朝·梁]慧皎著《高僧传》卷三

昙无竭和尚西行取经,从时间上比较,要晚于“天竺留学第一人”的东晋和尚法显 21 年,但比唐僧(玄奘)要早 207 年。昙无竭克服万难九死一生取经求法精神,感天动地,其经历故事也有斑斓好看之处……

——作者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古刹·丽影·小沙弥 / 4
第 二 章	公主·玉佛·菩提心 / 14
第 三 章	桃花·污血·乱世劫 / 25
第 四 章	短剑·红烛·断肠情 / 36
第 五 章	妖姬·火灾·中卫军 / 46
第 六 章	兵祸·云心·碧琉璃 / 56
第 七 章	禅月·霜华·阳关叠 / 72
第 八 章	新娘·胡笳·阿干歌 / 84
第 九 章	龟兹·佛子·女法王 / 96
第 十 章	神话·绝岩·懒和尚 / 107
第 十 一 章	美女·柳枝·吐火罗 / 121
第 十 二 章	王冠·龙衣·原乡人 / 132
第 十 三 章	野岭·山魃·蓝血魔 / 143
第 十 四 章	妖僧·艸公·那提河 / 153
第 十 五 章	野象·神狮·金甲妖 / 165
第 十 六 章	宝经·盗贼·石榴寺 / 177
第 十 七 章	荒山·石蜜·罗姆人 / 189
第 十 八 章	象郎·情僧·孔雀女 / 199
第 十 九 章	先贤·灵塔·大汉寺 / 210
第 二 十 章	冷面·笑脸·石阿含 / 221
第 二 十 一 章	竹纸·邪徒·日光禅 / 231
第 二 十 二 章	应战·故地·佛舍利 / 242



熙的教训,不敢旦夕享乐,一心谋划治国方略。在外有北魏拓跋氏的军事威胁、内有慕容氏余孽阴谋复辟的形势下,他一方面精兵强国,抵御内忧外患,一方面大兴佛教,助他安定民心。

在他还给慕容熙做中卫将军的时候,多次到过龙翔寺,认得昙无竭;但今天,再看这位立志带领二十余众僧徒天竺求经的中年和尚,却是格外不同。只见他新剃的青光光头皮,把一张国字脸陪衬得法相庄严,两道一字眉,内蕴着一股浩然之气,宽广的额头似是密藏无限智慧;体格不算高大,却十分矫健,透射出百折不挠的奋进精神。冯跋十分高兴,上前拉住昙无竭的手,温颜勉励:“大和尚西天求法取经,一路辛苦,凯旋之日,朕就像今日给你送别一样,率领百官亲自迎接!”

昙无竭躬身答谢大天王的厚爱。

这时,留守龙翔佛寺的悟通方丈为西行众僧做偈子送别:“吉日西行,路途遥遥;禅心坚定,必有果报。”

昙无竭感激师弟真情,也口占一偈答礼:“佛光在前,禅心如铁;无所畏惧,即空即灭。”

进行完最后一项议程,昙无竭率西行众僧高宣一声佛号,徒步踏上征程。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经师昙朗,一位面目清秀、五官俊朗的年轻僧人,倘不是一身土布僧衣和赤脚麻鞋,看风度,俨然一个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押后队的一个,却是个铁塔般的中年和尚,法号取名僧猛。他面目黝黑阔口虬髯,身上背了一口铁锅和准备特殊情况下野炊的一应炊具,依旧步履如飞,行家一眼就会看出这是个武功不凡的人。昙无竭走在队伍之中,除了必备个人衣物,肩上背了一个三尺高的供佛幡盖,里头供养一尊佛祖释迦牟尼图像,像前,燃着日夜不息的信香。其他二十多僧众,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善诵经,或精于教规仪轨,有的善医术,有的长于礼乐,总之,都要各擅一术。但众僧有两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必须品德高尚和身体健康,且要正当青壮年。

不想,他们刚走出半里之遥,在一处山脚拐弯处,只听滚雷般一阵呼叫,就看到这里早有数百名各民族善男信女等候,见他们来到,一窝蜂地围过来,有的要赠送银钱,有的要赠送僧衣僧鞋,还有的带了瓜果,有的手里捧着信香,纷纷要他们收下。众僧感谢不收,他们即跪下相求。昙无竭一一搀扶起众位施主,感激大家的关爱,但银钱绝对不收,只让众僧选几件僧衣收进包裹。

昙无竭向送行的父老乡亲一一合掌告别。众乡亲依依不舍,眼望着昙无竭一行二十五僧众的队伍渐行渐远。转瞬,他们的背影就消失在远方的青山绿水图画中……



常珍视,在宗教倾向上,除保持本民族原始的巫教外,同时重视弘扬佛教,建造龙翔佛寺的目的,一是为供奉佛祖护佑大燕王朝江山永固,二是让大量关内来的汉族士子和躲避战乱而来的百姓有个礼佛向善的处所。慕容毓建立龙翔佛寺原本为的是大燕国,却无意中打造了塞外第一佛都。

龙翔佛寺在建立几十年后,一个端午节的第二天,少年李小宝被正式剃度为僧,并受“沙弥戒”。

这天早课,全寺二百僧徒齐聚大雄宝殿,在一片经声佛号里,方丈智圆喝令一声:“去!”净发僧人手里锋利的剃刀下,李小宝头上的十万根烦恼丝尽皆退去。除了那个溜光光的脑袋,从此还有了一个法名:法勇。

智圆亲自为他授了“沙弥戒”。智圆长老问一句,法勇答一句:

“不杀生,见杀不食,疑杀不食。草木不用慎无毁伤。能持否?”

“弟子能持!”

“不偷盗,给与不受,受则不留,转济穷乏,能持否?”

“弟子能持!”

“不淫欲,远女色,目不见邪色,耳不闻淫声,宁身心破碎,不行淫欲,能持否?”

“弟子能持!”

.....

参加受戒仪式的全寺二百僧众中,不乏与法勇同时入寺皈依佛门的人,其中有年近而立之年的中年男子,也有三四个髫龄少年,还有不少是鲜卑、扶余、匈奴族人,舍弃巫教改信佛教的,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快的被方丈允准受戒,独独法勇入寺几年就有了受戒的福报。所以,受戒仪式上,好多人嘟着嘴,一脸的愤愤不平。智圆法师看出了这些人的情绪,回到座上,对大众说道:“我佛慈悲,普度天下有缘;但是却是先度六根清静心如明镜之人,此即慧根早生,才早有善果报。众弟子不祛除妒忌心,怎早生慧根?又怎得善果报?”

尽管知道要心如明镜,但法勇大半天还是感到非常喜悦和激动。他感激师父智圆方丈。是他把自己带入佛门的,是他亲自给自己授了沙弥戒的。这就是说,自己要刻苦清修才对得住师父的恩德。

他忘不了,自己是在气息奄奄之际被师傅从鬼门关上抢救回来的。

那是一个满天白毛雪的日子,石匠的儿子李小宝看到家里的柴火不多了,就带着斧子进了山后的林子砍柴,不慎掉进了丈把深的雪瓮。他醒来的时候,是在自家的炕上。龙翔寺的智圆师父正用雪粉给他搓洗全身,他的身子渐渐变热,智



“扑通”一声，那人竟摔落下来，一声惊叫，接下来就没了声音。估计那人已昏厥过去了。他不再去想报警，而是记起师父挂在嘴边上的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三步并做两步小跑过去。

来人真的摔晕了，法勇伸手弯腰去探那人的鼻息，自己的鼻子却猛地扑进一股异样香味。他一下子想起，这气味，自己的娘身上有，自己的姐姐身上有。阿弥陀佛，这难道是个女人？他缩回手，再细看，只见那人果然是个女子，散落的头巾露出尺把长的一缕青丝来。急切中，他还看到那女子手中握了一把短刀，竟在月辉下寒光闪闪。他急忙后退一步，同时也听到一声娇嫩的呻吟，原来，那女人正渐复苏。他顿时心惊肉跳，下意识地向四周观望了一下，唯恐被别的僧人发现。他的耳边，顿时想起四年前受戒情景，回荡起师父和自己的一问一答来：

“……不淫欲，远女色，目不见邪色，耳不闻淫声，宁身心破碎，不行淫欲，能持否？”

“弟子能持……”

这时，受戒时的对答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师尊日常教诲，在他耳边同时响起，竟如瓦缶与法鼓争鸣。自己到底该怎样去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此刻，他忽地听到天王殿铁钟急响，庙门外隐隐约约还有人喊马嘶。这钟声可不是汇集僧众晚课的信号，也不是吃斋时的动静，分明是警告庙里发生了其他意想不到的大事。法勇知道当值的僧正是个鲁莽粗人，和他无法说清道理。凭直觉他感到，眼下这受伤女人定是外面官兵搜捕的对象，一个弱女子不会轻易与官兵为敌，这里必有因由。当下救人要紧，其他以后再说。也是他急中生智，感到此刻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师尊方丈法师智圆的禅房了，于是，也就顾不得其他，弯腰伸手托起地上受伤的女子，一溜小跑，抄了近道闯进了方丈的禅房，把个正在打坐诵经的智圆和尚吓了一大跳。

“法勇，你这是……”

“师父，她被摔昏过去了，救人要紧啊！”

“法勇，你先说说，你是从哪儿把她抱回来的？”

正说到这里，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在师父示意下，法勇赶紧把受伤女子藏到屏风后。这时，监院僧智聪师叔推门走进来。

“方丈师兄，燕王宫里来了三四十个御林军，说是一个刺客跑到龙翔寺后山就不见影子了，守门僧挡不住他们，他们前后院搜人呢！师兄你看……”

智圆方丈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不仅看见法勇救的是个青年女子，而且她手

里还紧握一把短刀。但他此刻不想把一个受伤的弱女子交给御林军。因为，这无异于自己亲手伤害了一条生命。何况，他虽是佛门中人，但对当今燕王慕容熙荒淫无道的种种劣迹不是没有耳闻。好在，他知道这座龙翔佛寺乃是大燕开国之主慕容皝亲自下旨建造的，就连寺名也是他亲笔所题，禁卫军头目再凶横也不至于搜到他的方丈禅房来。于是，他从容地对智聪道：“师弟，你尽可让他们去搜，等会儿你带他们的头领到护法堂去……”

“师弟明白了！”智聪明白了方丈的用意。护法堂里有燕王慕容皝的塑像，供奉着慕容皝敕建龙翔寺的敕旨。

智聪的脚步还没迈出，那受伤女子竟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苏醒过来，“啊”地叫出声来。法勇还算机灵，急忙伸手捂住她的嘴，却让那女子咬了一口，也“啊”了一声。那智聪听得清清楚楚，沉吟了一下，但没有回头，还是走了。他信得过这位道德清高的师兄，不管寺里或是方丈禅房出现怎样的事情，师兄都会处置得体的。

依照方丈智圆的吩咐，智聪把搜寺的官兵打发走了。

禅房里，法勇可是手疼得够惨。那女子坐在师父的禅榻上，回答师父的问话，他捂着手背上滴血的伤口陪站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害怕师父责罚他险些给全寺带来灾难，真个就像怀揣二十五只小兔子——百爪挠心。

好在师父并没怒意，而是一脸慈祥的与那女子说话。

那女子喝了一碗热茶，又吃了一碗稀粥，身子恢复了元气，就跪在智圆的膝下。“师父救我一命，小女子感激不尽。有朝一日必当厚报。”

“女施主不必如此。出家人以善为本，不图回报。”

“小女子还有相求之事。”

“女施主请讲，老衲能做到的，自然不会拒绝。”

“老法师为什么至今不问小女子何故单身带刀入寺？”

“出家人不问红尘俗务，只关心三世因果。你来寺里避难，必有来避难的理由。也是你与佛家有缘吧！”

“老法师不问，小女子却要讲。不然，俺无法再提相求之事。”

“那好，施主请坐下说话。法勇，你去把门关好，也在蒲团上坐下。佛门弟子修炼在人间，以普度众生为第一要务，也须知晓世事才行。”

受伤少女的一番话，竟让法勇惊栗万分。

原来，这位受伤少女却不是普通百姓家女儿，而是大燕国的公主，名为慕容沙延，是当今燕王慕容熙的堂妹。其祖母则是慕容皝的第二位妻子段雪儿。

了丁家三族。

慕容沙延的未婚夫宇文秀朗与丁家是亲戚,而且,这个凭了真才实学考取工部司缮使的年轻人,曾上表劝谏慕容熙不该为讨“二符”高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借着剿灭丁家,宇文秀朗也入了砍头之列。慕容沙延就去找慕容熙理论,正与“二符”姐妹调笑的慕容熙才要发火,符娥附着慕容熙耳朵说了几句话,那慕容熙竟改口把宇文秀朗发配到扶余充军。慕容沙延才要拜谢堂兄恩典,却不料那淫乱成性的昏王竟听信符氏姐妹的胡言,要慕容沙延脱光衣裙,与“二符”凑成“三星拱月”,三女联床侍寝,品尝兄妹交媾之乐。慕容沙延一怒之下大骂三人无耻,哭着回府。半日里又气又恨,忍不住趁了黄昏带利刃入宫要行刺昏王和符氏姐妹。慕容沙延再有本领,怎敌得王宫大内那些虎狼卫士?带了伤逃出宫门又渡过白狼河,经寺后庙墙跳入龙翔寺避难,已经是她莫大的造化了。

“阿弥陀佛!不知是公主殿下,老衲和小徒慢待了!”

智圆方丈才要重新见礼,那沙延公主却又急忙跪下:“俺此时哪还是什么大燕国公主?已是个行刺不成的逃犯了。老法师答应俺在寺里避过风头,俺感恩不尽;不答应小女子,俺马上就走,决不连累众位师父。”

“不知公主避难之后,可还去宫中?”

“这……俺知道那只是飞蛾扑火。”顿了一顿,沙延公主又接着说,“俺想去扶余国找宇文秀朗,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

智圆方丈捋着尺把长的银髯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终于止步说道:“公主来寺里避难,实为全寺僧众积累善行的机会;何况,龙翔寺本是公主先祖为光大佛门而建的呢!只是……只是……”智圆法师看着沙延,摇摇头不再说下去。

“只是什么?请法师明示。”沙延公主急忙询问。

智圆不想说破。因为,从这位王府贵胄千金的对答来判断,他已感觉到“自古红颜多薄命”的故事将会在她身上重演。

“只是此时出去,必遭燕王擒获。不过公主不必担心,但住在本寺无妨。吉人自有天相!”他安慰着沙延公主。人都说出家人不打妄语,紧要关头,老和尚也不得不说善良的谎言。

接下来,智圆法师就吩咐法勇,在靠近藏经阁的僻静处,收拾出一间干净禅房让公主安置,每顿饮食由他一人送去,对外人一律封锁消息。然后寻一个备办寺里常用香烛伙食的稳便僧人,常去龙城王宫前后打听消息,一旦搜捕刺客松懈,就安排沙延公主远走高飞。

来不及多说什么,法勇先去收拾禅房,智圆法师就取出平时备好的舒筋活血



的药丸，嘱咐了用法用量，待法勇回来，领去歇息前给沙延服用。送沙延去禅房的路上，由于她跳墙时软肋受伤，不得已一手扶着法勇肩膀前行。法勇不想这么近地靠近她，是怕再闻到他不愿闻的女人味，碍于师傅的指令又不得不照办，只好无奈地舍出自己的肩膀。沙延可不管他的感受：“小师父，俺在昏迷中不辨敌友咬了你，你生俺的气吗？”

毕竟是北地鲜卑习俗，纵是情窦初开的公主，也不像汉人家的女孩在陌生男人面前说话低首敛眉，半是娇羞。这沙延在问话时竟是一手扶在法勇的肩上，嘴巴对着他的耳朵哈气如兰，一直吹入小沙弥的肺腑。

“公主……这……”

法勇浑身一抖，赶紧逃开，又急忙扶住她，险些让慕容沙延跌倒。这个动作不禁让慕容沙延扑哧一笑。法勇担心让师兄、师弟们发现，急忙示意她低声快走。那慕容沙延只觉得这小和尚是个热心肠，却不懂男女情怀的人，想起风度翩翩又多情的宇文秀朗，不觉想到，同为婚娶年纪男子，竟有如此差别，可见大千世界好玩得很。

后来的日子，沙延公主就在龙翔佛寺边养伤边等待时机逃出慕容熙的追捕。日里在禅房读佛经消遣，半夜无人时就悄悄出来放风散步。对于一个王家公主来说，除了每餐一菜一饭的清淡饮食，又失去了自由，无异于在刑部大牢等待判决。法勇除了原来在寺里的职司，还多了份关照沙延饮食的劳役。让他忍受不了的是，他越是不想在送饭时多与她搭讪，那沙延出于天生顽皮的本性和公主的脾气，就越拿他开心解闷，用一些男女风情的话去撩拨他，他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沙延却开怀大笑。担心走漏风声，法勇不得不低声求她不要大声说笑。这时候，沙延就要法勇靠近她说话，冷不丁的，对着法勇的腮帮子热辣辣地亲上一口。法勇当即生气，那沙延就低头认错，说是小师父救我一命，俺无法报答，绝对是情不自禁，下次俺再不敢了。结果下次还有其他的恶作剧出现，让法勇无可奈何。他只好掐自己大腿，骂自己当初悔不该多管闲事。

但是，沙延藏在龙翔寺的事还是透出了风。原因是龙翔寺里隐藏着巫教的内奸。那内奸是一个中年头陀，他来佛教寺院卧底已经多年，一直在伙房打杂，法勇连续数月给藏经阁小院端饭让他起了疑心。

原来，鲜卑人早先信仰的是原始的巫教。巫教主张万物有灵，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对自然万物的崇拜。由于处于不成体系的阶段，再加上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巫教里对教义的解释权利都在巫师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所以多数时候常被世俗的酋长或部落首领乃至君主利用。慕容皝时期，积极吸纳



第二章 公主·玉佛·菩提心

巫教大法师请野猪神为大天王慕容熙的宠妃看病……法勇与智圆
長老为息兵戈在乱葬岗子寻找高句丽王先人遗骨……法勇千里送婵
娟，在扶余国和沙延公主被误为奸细捉拿……沙延公主终于会到了情
郎……

智圆方丈对形势的预料没错。

这时龙翔佛寺的命运和整个大燕国一样，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十七岁的浪荡王爷慕容熙扯了丁太后的裙带篡夺了燕王宝座，却不久又迷恋上了新纳的中山府美女“二符”姐妹。丁太后依靠弟弟丁信谋反不成，丁家三族四百余口被杀，鲜血染红了白狼河岸的细砂。因为看杀人取乐，大符符戎娥感染了风寒，一回到皇宫，就一病不起，躺倒在床榻之上。慕容熙火急召来太医，自己也亲为煎汤送水，几天过去，还是不愈。高烧之时，还发呓语，常常大叫一声：“丁太后来了！”吓得宫女们面无人色。

这时，慕容熙突然想到了大巫师。巫师的职能，除了占卜，还有娱神祭天，捉鬼医病的职能。慕容熙让大巫师进宫，是要让他在大符的寝殿捉鬼，把那阴险狠毒的丁太后鬼魂乱刀分身。

“野猪神”是巫教的大力神和守护神。大巫师念着请“野猪神”的巫咒：

“你是久居山巅的大神，身高过山；

毛耸如林，你盖过平川，你的獠牙，划出了山谷沟壑；

你下山来，千山雷鸣，万谷风响，

用你的神力吧，庇护符氏贵妃福体康宁……”

那巫师果然在宫殿里舞蹈作法，除了戴上了面具，唱着巫咒，还围了一团大火转圈，直到舞出了一身汗才伏在桌案上歇息。在二符符训英和宫女陪同下，慕容熙一直陪同观看，时时指示太监给火堆加柴助火。



做法事超度亡灵。”

“哦，你是说，这个智圆和尚也知道有这事了？”

“是。依臣愚见，不如归还高句丽先人遗骨，既体现了大燕泱泱大国气度，也免于靡费国库钱粮，还少让将士流血。”

对大国气度、将士流血的事，慕容熙不感兴趣，节省钱粮他倒很在意。因为，他为取悦二符姐妹，在龙城北郊大兴土木修建“龙腾苑”，可要花费大把银子。前些天，他下旨让全国百姓提前三年缴纳赋税，如有反抗，砍头示众。所以，这才对冯跋奏议重新表态：“朕准你所请，你到大牢把智圆带到军前去找。高句丽人如果感恩，可以允其所请；不然，你就知道该怎么维护大燕国威了！”

冯跋这样才行了个朝礼，出宫点兵去了。

左卫将军张兴奏报的，是窟窟山的百姓聚众造反的事。原来，这正是慕容熙为修建“龙腾苑”提前向老百姓征收三年赋税惹出来的。本来，近几年大燕国朝廷不停征税，老百姓早已苦不堪言。慕容熙最近下旨提前征税，下乡征缴的官吏如狼似虎，老百姓怎能忍受？接近榆关的临海县，有一座突起的高峰叫窟窟山，早年就有二十几个绿林好汉打家劫舍，为首的名叫刘大；这回山下来了催逼人命的官吏收赋税银子，老百姓抗争不过，就上山请求刘大带弟兄们下山为他们伸张正义。刘大果然答应，杀了贪官恶吏，造反的老百姓就纷纷上山入伙，在窟窟山亮出了旗号，公开与朝廷做起对来，并放出话来，下个月就要攻打临海县。

“这事还要向朕奏报什么？一些山寨毛贼成什么气候！十日内如不荡平毛贼反叛，你左卫军千户以上军官全部斩首。”

张兴不敢再说什么，答应个遵旨，也退出宫门去点兵备战。以他五万左卫营大兵剿除窟窟山一群乌合之众不是难事，但张兴也觉得这是官逼民反的事，那里真正的山寇只有二十几号人马，多数是普通百姓，本来用不着斩尽杀绝的。

冯跋很敬重智圆方丈，知道年近七旬的老法师被关进大牢是遭人诬陷。老和尚一生以济世救人为本，就是对燕王再有不满意，也不会使用如此下三滥手段，参与丁氏的叛乱，再以妖魅手段助丁氏阴谋害大符贵妃。所以，在他从牢里把老方丈接出来之后，先把他送回寺里，准其沐浴休养三天，再去平州军前效力，盼望凭老法师的智慧找到高句丽国国主先人遗骨，化干戈为玉帛。

智圆大师不愧是一位大德高僧，他对这场劫难似乎早有准备，三天的牢狱生活，并没让他颓废，只是身体受了些亏损，毕竟年纪不饶人了。但他知道，帮助寻找高句丽王先人遗骨，可以息兵罢战，他便欣然答应前往。他的师弟、监院僧要代他一行，他摆手拒绝。他说，那遗骨埋在医巫闾山一处乱坟岗里，给你画了图



慕容沙延此刻虽说是脸上带笑,其实心里也很苦,思乡之时,唱思乡之歌,也属必然。哪知就是这首歌,却让她和法勇绝路逢生。

原来,慕容沙延正唱得意忘形,恰好对面来了一队采伐木料的军马,一位满脸大胡子的将军和一个小白脸头目带领着士兵,抬了三五根挺直的黄花松原木过来。大胡子将军只对他们斜了一眼,小白脸头目却勒住了马头,吆喝牛车站住。

“他们是什么人?”他问押解的百户。

“燕国的奸细。”百户回答。

“刚才你们谁唱歌了?”

这时,慕容沙延早听出那人是谁了,她一股劲儿滚下牛车,大声叫喊:“秀朗,宇文秀朗,俺是慕容沙延呀!还不下马救我。”

“什么?你怎么会是沙延公主?”嘴上这么说,那白脸头目却真的下马。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沙延公主多次为他唱过这首歌。

由于和沙延拴到一根绳子上,沙延滚落在地,也把法勇扯了下来。沙延是有意下车,他是毫无准备,沙延没有受伤,他的脸腮却擦破了皮,血水殷殷地滴下来。没人理他,他只有当看客,他真的希望,沙延果然遇到她的宇文秀朗。

“俺难道是装的吗?秀朗,再不给俺解开绳索,俺可要发脾气了!”

慕容沙延虽在地上绳捆索绑,还真发作了公主脾气。

那老将军也打马走了过来:“宇文,这两个小和尚是你什么人?”

这时,宇文秀朗确定了沙延不是假的,可他不明白她怎么剃了光头穿了僧衣,和一个年轻的小和尚拴在一起。

“回将军的话,此女是大燕国慕容沙延公主,曾与小人有过婚约。这个小和尚却不认得,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来到扶余。”

“哦?大燕公主?小和尚?”老将军摸着胡子想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拎起法勇,“说,你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可认得智圆法师?”

法勇像被老鹰捉小鸡一样抓在老将军手里,他的心不停地打鼓,他担心自己已经落入巫教徒手里。在扶余国,巫教的势力遍布朝野。但他牢记“出家人不说妄语”的戒条,实话实说:“小僧法勇,正是龙翔佛寺智圆方丈的弟子!”

“哈哈,你真是龙翔寺和尚?还这么巧,还是智圆法师的弟子?这可太好了!”

那老将军放下法勇,拍拍法勇脸蛋:“好,好,跟俺走吧!”

他转脸吩咐押解他俩的百户:“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千户,就说这两个小和尚

不是奸细，是俺哈里奇大将军恩人的弟子！俺把他们请到兵营做客去了！”

这边，宇文秀朗已经给慕容沙延和法勇解开了绳子，他俩的胳膊已让绳子捆麻了。慕容沙延撒娇地当了众人的面要他帮忙按摩几下，活活血。宇文秀朗却是看了看她的光头，又狠狠地瞪了法勇一眼。让法勇的一声“谢谢”，以致那句还没吐出口的祝贺他们久别重逢的话噎在喉头没有说出来。

到了将军的大营，将军笑呵呵地让宇文秀朗把沙延公主领到自己军帐叙话，他亲自安排士兵带了法勇去一处自然温泉去洗浴。然后命军中厨子，立马到山上密林里遍采香菌和蘑菇，备一桌丰盛的素斋，款待法勇。

老将军哈里奇在大燕强盛，扶余心甘情愿臣服的时候，作为护送贡品的将军到过龙城，一次到龙山玩赏景色中了猎人埋下猎兽的药箭，当场昏迷，人事不知，亏了智圆法师采药发现。先用银针放血，又背回禅房喂了汤药，五日后才苏醒，算是捡了一条性命回来。他当场发愿，有朝一日答报厚恩，若能为光大佛门，宁愿献出一切。法勇听罢这段因缘，心中突然开悟：

“佛门弟子，无处不结善缘。师尊积德，弟子领受，也是民间所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

由此，他暗下决心，以师尊为榜样，无处不慈悲，无时不慈悲。想到这，一路陪同慕容沙延受过的腌臢气也就云消雾散。只要成全了他们二人的好姻缘，自己也算做了一件善事。

哈里奇驻兵的地方，有一座千丈高峰，由于山头终年积雪不化，被民众称为白头山。最奇特的是山下群峰环抱之处有处波光万顷的海子，水色清冽，传说为天神洗澡之处，被称为天池。天池的石岸为白色浮石，风高浪涌之际，满海子银涛澎湃；风平浪静时，巉岩峭壁倒映其中，千姿百态，风景清幽如画。再往下，又有无数温泉从山岩间涌出，常年热气蒸腾，云雾弥漫。据说，温泉之水不仅让人皮肤细嫩如婴孩，还能疗疾治伤，贫苦猎户或樵夫登山砍柴打猎，夜宿泉边，不惧天寒地冻。

法勇十分感激哈里奇老将军盛情，并答应老将军的请求，请智圆法师早日来扶余国境内弘扬佛法，普度万民。休息三天之后，老将军送了三根白头山千年老山参给恩人智圆法师。请他配药，解除善男信女疾患。并赠法勇一匹温驯快马做脚力，以便早回龙城。

慕容沙延和宇文秀朗也一起送法勇到边界。宇文秀朗已经对法勇不再存有敌意，想必慕容沙延已做了解释，男人固有的妒嫉之火已消。慕容沙延自然也去洗了温泉，回来后面目粉嫩可亲，虽是没有一头秀发，裹上一袭头巾，依旧不失女



儿魅态。她拉法勇到一边,以一颗宇文秀朗送给她的“海兰宝珠”答谢他一路护送之情。法勇坚辞不受,询问她何时与宇文成就百年之好时,见慕容沙延却是低头无语,似有难言之隐,也只好作罢不再多问。

这时,却有一匹健马飞奔而来,把一角文书送给哈里奇将军,将军看罢,立即催法勇快走,说是高句丽发兵攻打燕国的平州,燕国中卫将军冯跋绑智圆法师去阵前作法退敌去了。

法勇顿时内心如焚,他知道自己的师父道德清高,除了讲授佛法,只会行医救人,根本不懂什么作法退敌,这一定是有人陷害。自己虽然帮不得师父,却要亲身服侍老人家,就是一起赴死,也心甘情愿。他立即飞身上马,不及回答慕容沙延的问话,闯过边界,疾风一般往辽东方向奔去。

此时的平州前线却是由于冯跋率军的到来,减缓了剑拔弩张之势。原来,这冯跋临近开拔时,请求建威将军、侍御郎慕容云写信一封,劝说高句丽王理智行事,不要轻易动武,以免两家伤了和气。

这位慕容云本名高云,原本是高句丽人。高云的祖父叫高和,出身高句丽王族。当年,慕容皝反击高句丽袭扰胜利,高和一家归顺,因此三代在大燕为官。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做了太子,因高云武艺出众,多立战功,慕容宝收其为义子。慕容宝继位,高云升迁为建威将军、夕阳公、侍御郎,并赐姓慕容。慕容云也十分不情愿两家交兵,就以族亲的名义,劝高句丽王与大燕和平解决纠纷。冯跋在等待智圆到来的日子,派人回到医巫闾山勘测,几十年过去,因风雨浸泡冲刷,乱葬岗子的地形已经完全变样,当地土人无人能够辨识当年地貌。看来,除了当年做过法事的小和尚智圆长老之外,他人根本无能为力。但智圆长老已是七十多岁老人,又在大牢里关了三天,受了酷刑之身,怎好让他探墓钻穴,寻找埋葬了多年的骨殖?

智圆长老到达的第二天,由于车马劳顿,依旧起居艰难,而宫内又传来旨意,催问前线战事进展。正当冯跋束手无策之际,中军官来报,说是有位自称是智圆方丈徒弟的小沙弥求见。

智圆长老很是高兴,但他决没想到会是法勇来到。法勇见师尊骨瘦如柴的样子,跪在地上大哭:“师父,都是徒儿行为不慎,为师父惹下大祸。师父如此年纪,遭此折磨,徒儿万死难辞其罪!”

智圆急忙下座扶起法勇,用极为少有的口气安慰道:“傻孩子,这可不是你的过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事谁可预料?巫教没一天不对我佛教虎视眈眈,他们借助燕王势力逼为师军前效力,倘能化解一场两国战争,却成就

的稀罕之物，不日即由采玉大臣亲自押解来丸都。

高句丽王一听十分高兴，他征求智圆师徒意见，欲请高明玉匠把翠玉雕琢成一尊佛祖宝像，选一吉地建寺供养。智圆师徒自是满意。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当然全身心支持。智圆方丈当即书信一封，交高句丽信使交给冯跋将军，嘱其奏报大天王慕容熙，并善待高句丽使臣。另一封交给龙翔寺监院师弟，让其速选善于丹青、精通佛门仪规僧人各一名速来高句丽。善丹青者画我佛造象，善仪规者依据高句丽国情民俗制定佛门净地清修守则，既要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又不使信众滥竽充数。他们师徒俩到佛像开光后，才回大燕。

在高句丽玉匠雕像期间，师徒俩在高句丽宫内大臣陪同下，选址建寺，经过旬日车马劳顿，最后确定一处名叫孤山的地方，破土动工。此处背山临海，面对南方普陀山方向，便于慈航普度的观世音菩萨降临。

这时，倒有一个难处产生，就是除了十数名男信士要求剃度出家为僧，做高句丽国第一座佛寺第一代三宝弟子，而且还有七八位女信士也要请王后说情，要智圆剃度她们为比丘尼，其中一位老年宫女名叫金婉丽，说是代王后出家为尼，终生侍佛。

法勇就问师父怎样办理？智圆方丈法师想了想，就讲了佛祖堂弟阿难陀替佛祖的继母波奢波提乔尚弥等女信徒求情，允许收做比丘尼的故事。

智圆方丈说：“佛祖座前有位多闻尊者，名叫阿难陀。他容颜俊美，对女人和善，曾与佛祖辩论，说男女众生平等，都可以通过修炼得到正果。佛陀若不收录她们，历代投生为女子的人，就永世难以翻身。佛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收了五百女众为弟子，阿难陀有此功德，终得菩萨乘，后世敬仰。”

法勇虽是点头，可心里却对阿难陀的行为不以为然。因为他在龙翔寺与一个师兄弟闲谈，他听到有关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陀另一个故事，一个十分不光彩的遭遇几乎破了色戒的故事。

据《晋书》记载：该苑“广袤十有余里；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高十七丈，苑内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五光十色”。

为建筑这个宫苑，慕容熙下旨，在全国强征夫役两万余人，并按户摊派银两，赋税提前催征五年。夫役不分昼夜开河运土，开凿河道，高筑假山。慕容熙听说“二符”姐妹喜爱观鱼、赏莲，就让夫役凿下宽大池塘，引来白狼河水，形成一片宽大水域，取名“曲光海”。并沿四周又设小池遍植名贵荷花。可怜这两万多民夫，除了冬季，其他时日都必须挖河、背石、运土，饥不得食，渴不得水。一批批饥渴劳累而死。父兄死去，又抓子弟充实，致使许多人家男丁无人，一门孤寡。监工的燕兵还如狼似虎，施工已近两年，不仅耗资千万，夫役死亡也达万余。

慕容熙带“二符”来视察时，逍遥宫已经拆除了脚手架，工匠们正赤臂进行修葺装修。虽说尚未完全竣工，却早看出金碧辉煌的光景来。青砖为墙，琉璃瓦盖顶，玉柱蟠龙，彩画满墙。宫里已挂好杏红流苏幔帐，窗户也糊上了蝉翼般薄纱。多宝阁上，摆放了若干珊瑚、玉雕古玩，只差宽大的合欢床上摊开绫罗织造的龙衾凤被了。

把工匠们赶到远处让士兵紧紧看守，慕容熙亲自揽了大符娇躯，二符独自由太监引领登上了逍遥宫。三人对于眼前装修十分满意，不住地夸赞几句监工督造的大臣。然后，三人凭栏远眺，只见南面五里远近，正是国都龙城，目光穿过北城门的高大箭楼，看皇宫大内重重叠叠的宫殿屋脊笼罩在烟雾之中，隐隐约约，却又光怪陆离，似是神话中的神仙洞府。再往东南，只见一条茫茫大河，映着日光奔涌而来，如一条巨龙正待腾空而起。慕容熙看得高兴，猛然想起三国时曹操的一首诗，此刻也不管是否对题，就大声吟诵起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恰在这时，楼顶上哗啦啦一声响，沿着楼梯淌下一股鲜红的液体来。不及腾挪，那股液体，恰好染脏了“二符”姐妹的两双鹿皮小蛮靴，大符一声惊叫“血水！”她的眼前竟出现丁氏三族被斩杀时血流成河情景，就立刻昏倒在慕容熙怀里，“二符”符训英几步跳开，大叫：“来人，捉拿刺客！”

早有御林军跑上楼去捉人。少顷，楼顶上哗啦啦一阵楼梯响，军士早押下一个绳捆索绑的人来。那人边往楼下走，口里边高声大叫：“俺不是刺客，俺就是为看看大燕国第一等的美人……”

经过审问，那汉子果然不是刺客，而是工地的一个油漆工匠。听说“二符”要来验看工程，就藏匿在放置建筑材料的阁楼里。刚才伸出头来贪看女色，不小心蹬倒了油漆桶，惹下滔天大祸。尽管无意，也还是吓坏了大符贵妃，不容工匠

带了几个亲信徒儿去把尸体入殓装进棺材。这期间，寺门外灯笼火把一片，小沙弥们要把人头与尸体相合装进棺材，所以那些尸体和人头一经掀动，山风中依旧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好在龙翔寺是佛门之地，原本有一团祥和之气笼罩，为此，淡化了许多凶险戾气。

法勇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由他自己亲自动手给刘大收尸。刘大的脑袋没有与身子分离，他是早就发现的。没想到他拖动刘大身体时，发现刘大的身子还是软的，嘴里有血流出来，鼻子还有气息出入，只是头耷拉着，后颈骨已经支持不起脑袋来了。

原来，这就是那个收了刘大属下银钱的刽子手的“绝活”。他先是安排让刘大最后受刑，让监斩法曹和守护法场之兵在疲劳时看不仔细；再就是他的法刀高扬时，刀刃向下，可是在接近刘大颈窝时又飞快翻转成刀背，刀背只伤了皮肤，拍碎了颈骨，却保留了经脉和血管没断……刀再扬起时，刀锋又被他翻转过来，变成了与处决其他犯人一样的形状。只是刘大的身首没有分家，他却用处决犯人多，刀锋钝了的话遮掩了过去。

法勇心中有数，他不再声张，只是和其他死尸一样，把刘大扛抬进一个大号白皮棺材里。不管刘大是否听清，悄悄说了句：“施主不要心急，再稍待一会儿，我抱你出去。”其实，刘大一直没昏死，难得他因为练过武功，才在颈骨断裂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又装了三个时辰的死人。他心里明白，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打发走了其他几个收尸的小沙弥，天已入更。法勇自己背了刘大进寺，径直去了师父禅房，师父智圆正温了一盆热水在等他。

接着，法勇掌灯，智圆亲自动手，先念了声：“阿弥陀佛。”只见刘大的嘴也费力地张了张，似是也回应了一声佛号，两只粗眉大眼，流出两行热泪。

智圆先为刘大清洗了脸上和后颈窝的污血，给他一根木棍叼在嘴上。然后用干净木篦夹起破损的后颈肉皮，用盐水又清洗了两遍，把碎骨调整排列好，这才从一个木盒里倒出一种血红色药面撒在上头，用一块洁净布条，连同两块夹板把头固定在腔子上。之后，他回身取出另一个木盒，抓出一把七枝八杈的小棍棍给法勇，让他立即去煎汤熬水，给刘大喝下。并告诉法勇，每天三次，不可停下。处置完毕，法勇扶起刘大到屏风后的两个干草编的蒲团坐具上躺下歇息。这时的刘大，眼含热泪，先向方丈示意，又向法勇致谢。法勇给他服了药之后不久，由于过度疲劳和失血的原因，不久他就睡过去了。

龙翔寺的开山祖师法度和尚，来自洛阳白马寺。自打存念出关到塞外弘扬佛法时起，就开始学医。因为他知道，塞外偏远蛮荒，要弘扬佛法，不能单靠诵经